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52/116
S/1997/317
16 April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107、109、110、112和114
提高妇女地位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有关
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人权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二年

1997年4月14日

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关于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领土进行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政策和必须按照国际法定程序原则把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绳之以法的报告-调查对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格鲁吉亚居民实行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政策并将有关材料提交具有国际管辖权的法庭的格鲁吉亚国家委员会的结论(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暂定项目表项目107、109、110、112和114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彼得·奇赫伊泽(签名)

* A/52/50。

附 件

关于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领土进行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政策和
必须按照国际法定程序原则把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绳之以法的报告

调查对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格鲁吉亚居民实行的种族清洗/
种族灭绝政策并将有关材料提交具有国际管辖权的法庭的
格鲁吉亚国家委员会的结论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一、关于分离主义者的一般背景资料和对他们的行动的 评估载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欧安组织首脑会议及 其机构以及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的文件中	1 - 21	5
A. 一般情况	1 - 7	5
B. 审查分离分子行动的情况	8 - 21	6
二、危害人类罪范畴内的种族清洗	22 - 47	10
A. 危害人类罪的概念	22 - 31	10
B. 武装冲突的性质	32	11
C. 受保护的人	33	11
D. 行为的普遍性和系统性	34 - 35	12
E. 行为分类	36 - 40	12
F. 作为危害人类罪的“种族清洗”	41 - 47	14

目录(续)

	<u>段次</u>	<u>页次</u>
三、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的最严重罪行	48 - 67	16
A. 灭绝种族的定义	48 - 51	16
B. 被确认为灭绝种族罪行的行为	52 - 53	17
C. 意图	54 - 55	17
D. 种族清洗作为灭绝种族的一种形式	56 - 57	18
四、对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格鲁吉亚人进行的种族灭绝		
--以种族清洗的形式表现出的危害人类罪	68 - 164	20
A. 作为分离主义者正式思想意识灭绝阿布哈兹格 吉亚人口的罪恶企图	68 - 76	20
B. 在武装冲突(1992年8月14日)之前阿布哈兹人的 政治、公民、社会及文化权利	77 - 85	22
C. 为实施“没有格鲁吉亚人的阿布哈兹”计划所做 的法律和军事准备	86 - 93	24
D. 武装冲突开始	94 - 104	26
E. 行为的系统性和广泛性	105 - 111	28
F. 消灭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格鲁吉亚领导人以及 教育、保健和文化界的主要官员	112 - 115	29
G. 大量屠杀和以残酷手段谋杀格鲁吉亚平民	116 - 138	30
1. 屠杀和谋杀	116 - 126	30
2. 以特别残酷手法杀害(酷刑、活活烧死)	127 - 138	31
H. 集体强奸,包括强奸儿童	139 - 142	33

目录(续)

	<u>段次</u>	<u>页次</u>
I. 强迫驱逐格鲁吉亚人民	143 - 146	34
J. 对医院、医务人员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社旗号保 护下的地点攻击	147	35
K. 摧毁与格鲁吉亚人的特征最重要的文化纪念碑和 宗教纪念物	148 - 150	35
L. 蓄意让格鲁吉亚人陷入实际将被整体摧毁或部分 摧毁的生活状况	151 - 152	36
M. 把房屋连同居民炸为平地,烧成灰烬,以此彻底摧 毁村镇	153 - 157	36
N. 剥夺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权利,并 对敢于返回者肆意恐吓	158 - 164	37
五、结论和建议	165 - 174	38

附录

一、1992-1997年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人口状况	40
二、1992年1月1日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人口组成	42
三、1997年1月1日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人口组成	43

一、关于分离主义者的一般背景资料和对他们的行动的评估载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欧安组织首脑会议及其机构以及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的文件中

A. 一般情况

1. 自格鲁吉亚的一个区域、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爆发武装叛乱以来,已将近四年了。这是由激进的分离主义者挑起的脱离自治共和国的一场冲突,目的是夺回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属于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土地。

2. 在成千上万名外国雇用军的援助、并在自苏联存在以来就一直部署在阿布哈兹的部分俄罗斯部队成员的协助下,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逐步占领了整个阿布哈兹,迫使格鲁吉亚政府军从该区域撤走。在他们向前推进的同时,分离主义者还对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进行野蛮的暴力行为,造成后者人口数明显下降,使在冲突前占该区域总人口46%的格鲁吉亚人减至零。

3. 在占领领土的同时,他们还对格鲁吉亚人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灭绝活动,主要是对平民:政治人物、教师、医生、作家和文化工作者。那些证明自古代起格鲁吉亚人就一直居住在阿布哈兹区域的建筑物和古代文化遗迹也被毁坏。

4. 在肉体报复的威胁下,幸存者也被赶出他们的出生地、离开已宣布为“独立国家的阿布哈兹。已有1 000多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大约250 000格鲁吉亚人被迫流亡,以逃脱令人恐惧的侮辱、酷刑和滥杀。

5. 除格鲁吉亚族人外,还有 100 000 多名非格鲁吉亚族人也已逃离阿布哈兹,其中有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爱沙尼亚人,还有成千上万阿布哈兹人也逃离他们的国家,因为不希望与这种法西斯政权有任何关联。结果,到1996年,该区域已有五分之四的人口离境。

6. 1994年4月4日,在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参与下签署了《四方协定》(S/1994/397,附件二)。但是,分离主义者一直继续阻挠和拒绝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根据《四方协定》行使自愿返回家园的权利。与此同时,分离主

义者一直怂恿雇用军和其他人在该区域居住。这种做法肯定会改变那里的人口构成。那些敢冒险返回加利区域的人受到威胁、恐吓、并最终被驱逐。

7. 多次提请国际社会、主要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注意在调查对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格鲁吉亚居民实行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政策并将有关材料提交具有国际管辖权的法庭的格鲁吉亚国家委员会的声明中反映的所有这些事件(见 E/CN.4/1994/123、E/CN.4/1995/139、E/CN.4/1996/146、S/1994/225、S/1995/200)。相同的资料也已提交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

B. 审查分离分子行动的情况

8. 国际社会的反应是一致的:

(a) 欧安组织首脑会议和欧安组织驻格鲁吉亚特派团的报告:

“他们(欧安组织参加国)对“种族清洗”、大规模驱赶原居住在该区域的人、主要是格鲁吉亚人以及大批无辜平民的死亡表示严重关切。”(欧安组织参加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1994年12月4日至5日。“建立新时代的真正伙伴关系”、布达佩斯决定,区域问题“格鲁吉亚”(A/49/800-S/1994/1435,附件,第2段)。

“我们(欧安组织参加国)坚决谴责造成大规模毁灭和在阿布哈兹地区强迫驱赶占大多数的格鲁吉亚人的种族清洗。分离主义者的破坏行为、包括阻挠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回返、……破坏了为促进政治解决这些冲突所作的积极努力”。(1996年12月3日,《里斯本首脑会议宣言》,(A/51/716,附录一,第20段))。

“阿布哈兹当局继续实施残暴的种族清洗政策,目的是阻止向加利地区和阿布哈兹其他地区的大批遣返。其所采用的手段包括一般的口头威胁、短时间的擅自逮捕和谋杀。尽管据认为有些最严重的屠杀是来自 Sukhumi 命令指使干的……”。(欧安组织1995年4月19日至21日调查格鲁吉亚加利地区

人权情况特派团的报告,1996年3月26日国务委员会的声明中提到这项报告(见E/CN.4/1996/146,附件,第16段。)”

(b)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同意所有这些结论,并在其有关决议中“回顾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布达佩斯首脑会议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局势的结论,并申明不能接受冲突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改变。”(1996年1月12日第1036(1996)号决议和1996年7月12日第1065(1996)号决议;

(c)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支持布达佩斯首脑会议的结论,其中引述上面提到的1995年5月26日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明斯克声明中的规定;

(d) 1996年11月14日,欧洲议会会议通过了决议,其中除其他外指出,欧洲议会对目前居住在格鲁吉亚领土上的、来自阿布哈兹的难民人数日益增多、以及阿布哈兹区域持续不断的种族清洗深感忧虑。强调最终和平解决阿布哈兹冲突的办法,应以充分尊重在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格鲁吉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为依据。并强调只有在阿布哈兹的政治地位确定之后,以及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充分参与选举得到保障时,通过谈判,达成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之后,才能在阿布哈兹举行选举。

(e) 安全理事会1997年1月30日第1096(1997)号决议第9和11段“回顾欧安组织里斯本首脑会议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局势的结论(S/1997/57,附件),并重申不能接受冲突所造成的人口变化。安全理事会重申要求阿布哈兹一方不再拖延,不加先决条件,大大加快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自愿返回的进程……”。

9. 合乎逻辑的结论应当是采取措施,对事实进行更确切的调查,如情况属实,则应设立国际法庭。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局势做出切实充分的反应。

10. 值得指出的是,1993年秋天,即停火后的第一阶段、也就是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恢复对阿布哈兹整个领土的控制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应格鲁吉亚政府的请求,派出了一个实况调查团,以审查与阿布哈兹侵犯人权有关的情况,包括关于“种族清洗”的报告。

11. 由联合国秘书处人权中心三位代表组成的特派团发现,他们必须执行艰巨

复杂的任务,即仅仅在一周内确定格鲁吉亚的说法是否有根据。

12. 11月,特派团向秘书长提交了报告-对格鲁吉亚进行短期视察的结果(在阿布哈兹停留了5天,在第比利斯停留了2天)。无疑,特派团很难确定,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因为在没有格鲁吉亚人的真正“无人地带”的阿布哈兹,获得可靠的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令人遗憾的是,特派团无法从逃往格鲁吉亚西部的格鲁吉亚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取得证据。尽管如此,向秘书长提交的报告基本上真实地描绘了事态发展情况,尽管有些历史背景情况可能不太确切(1993年11月17日,S/26795)。

13. 特派团认为,双方都有侵犯人权的情况。但它注意到阿布哈兹部队及其雇用军对仍留在这些领土上的平民所犯下的大量残忍的罪行。阿布哈兹部队在这些领土上挺进和恢复“和平”(第18至22、27至29、33至37和38段)。

14. 事实上,了解到在所定时间范围内特派团无法对情况进行全面研究和调查,它把自己的任务限于说明:

“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特派团无法查实是否有任何一方当局曾经积极奉行将阿布哈兹族或格鲁吉亚族的居民赶出其所控制的地区的政策。只有作进一步的仔细调查和评估,才有可能确定令人信服的有关事实。”(第52段)

不过,这次调查避免对全面解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的整个过程带来不利影响。

15. 国际社会对在格鲁吉亚发生的事件没有采取充分行动,而且反应不一致,分离主义者成功地破坏了安全理事会和欧安组织提出的在“格鲁吉亚国及其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对阿布哈兹的政治地位采取建设性的方法的建议,所有这些似乎都更加刺激了 Sukhumi 当局,使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使“种族清洗”的结果合法化。1996年11月2日,分离主义者无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安组织的舆论,在阿布哈兹人口稀少的领土上(540 000人中已有近 150 000 人离开了该地)举行了所谓的议会选举。这场政治闹剧已被国际社会视为非法。

16. 在里斯本举行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认为分离主义者的这些行径具有“破坏性”。

17. 安全理事会第1096(1997)号决议重申“对格鲁吉亚在国际公认疆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对必须严格按照这些原则确定阿布哈兹地位的承诺,并强调不能接受阿布哈兹领导人违反这些原则的任何行为,特别是1996年11月23日和1996年12月7日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举行非法和自称的议会选举……”。俄罗斯外交部长还谴责“Sukhumi 当局所采取的立场”,因为“选举”是“阿布哈兹一方在违反得到国际承认的人权准则和基本公民自由,以及完全无视国际舆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军事行动而被迫从其永久居住地流亡的人不能参加这些“选举”。由于这个原因,11月23日的行动既不应得到合法承认,也没有任何政治依据”(摘自1996年11月23日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声明)。

18. 这样,受犯罪者免受法律惩罚综合症感染的分离主义者还将继续实施暴行,拒绝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进入他们的永久居住地,并采取行动,以达到使其法西斯政权合法化的唯一目标。

19.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清楚看出,国际社会一致明确认为,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仍在他们所控制的领土内以最野蛮的方式进行“种族清洗”,进行大规模地毁灭,强迫驱赶在冲突发生之前占阿布哈兹总人口一半的格鲁吉亚人。

20. 在讨论分离主义者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具体事实之前,有必要考虑上述文件中提到的“种族清洗”及其在阿布哈兹的所作所为是否是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因为,把被告送交国际法庭审判问题的公正性取决于此。

21. 在审议这个问题时,委员会大量使用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92年10月6日第780(1992)号决议提出的特别专家委员会的《最后报告》(1994年5月27日S/1994/674 附件),审查和分析、特别是为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92年8月13日第771(1992)和第780(1992)号决议提交的资料,以根据在前南斯拉夫领土犯下的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特别是“种族清洗”的罪行,向秘书长提出自己的结论。

二、 危害人类罪范畴内的种族清洗

A. 危害人类罪的概念

22. 这些罪的定义及概念最初在《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5年8月8日)第6条中予以确认,并与危害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及战争惯例概念分开。

23. 第6条指出危害人类罪的主要特点是犯罪行为,“即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裁判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不论是否违反犯罪地之国内法。”

24. 该条就此确认“凡参与上述任何一种犯罪之共同计划或阴谋之决定或执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共犯者,对于罪行此种计划之任何人所实施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但其官职上地位均不得为免除责任的理由。”(宪章第6和7条)

25. 这些原则在大会1945年12月11日第95(I)号决议予以重申,反映了人类的良心,并确认为国际法的普遍共同标准。

26. 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具体指明主要针对平民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团体的构成罪行的行为,虽然灭绝种族被视为危害人类罪的一种最残忍和最严重的形式。

27. 五十年后,当民族间武装冲突爆发,特别是在一国境内发生及侵略性的分离主义变成危害人类罪形式的日增威胁,这甚至是50年前都无法想象的,因而设立了下列国法庭:起诉应对从1991年起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的国际法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827(1993)号决议)和专为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卢旺达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安全理事会第955(1995)号决议)。

28. 《法庭规约》概化惯例及发展危害人类罪的概念与内容,包括违反1949年

各项《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议定书》的人的责任,以及属于其管辖的战争法或战争惯例。

29. 种族灭绝罪是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第4条的主题(S/25704,附件),而危害人类罪则列入第5条。

30. 事实上,法庭将其管辖权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协定法则和习惯法则,而并未编纂这些法则,虽然值得的是法庭试图扩大属于危害人类罪概念范围的行为清单。

31. 法庭规约关于在前南斯拉夫各国境内所犯的罪行的第5条规定:

“国际法庭应有权对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中犯下针对平民的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予以起诉”,这里的平民无疑包括民族、族群、种族或宗教团体。关于危害人类罪、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3条强调“对出于民族、政治、人种、种族或宗教原因,在广泛的或有计划的攻击平民中对…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予以起诉。”即《规约》并没有将这些罪行主要与武装冲突挂钩。在此要讨论的行为,专家委员会十分适当地解释为“国际法所处理的为对所有人的原则”,因为按纽伦堡国际战争法庭定义,存在着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承认的“基本人类法则”,大会1945年12月11日(第95(I)号决议)证实这一点(S/1994/674第73段)。”

B. 武装冲突的性质

32. 而且,专家认为危害人类罪并不限于国际武装冲突情况,而适用于与所有武装冲突包括内战和叛乱以及国内和国际武装冲突的任何非真正事变的情况。最为重要的是,危害人类罪不再与危害和平罪或违反战争法规和战争惯例挂钩(同上,第75段)。

C. 受保护的人

33. 危害人类罪针对平民,即未参与军事行动的人。不过,委员会专家认为,有

些情况,某些建筑物、住区或村庄的居民被搜索和处决。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试图捍卫本身及其家属并不造成使他丧失平民的地位(同上,第77段)。

D. 行为的普遍性和系统性

34. “孤立的~~行为~~构成的罪行,如法外处决或根据国内法应受惩处的其他罪行,本身并不构成危害人类罪。行为必须是迫害或歧视政策的一部分。此外,行为必须是系统地或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受害者和犯罪者的数目一般都很多。重要的是对受保护群体进行迫害的系统性程序。作为成为系统性因素的共同计划或设计的一部分所进行大规模迫害的整体内涵,(同上第84段)。

35. 不应信以为真地接受犯罪者仅是不受控制的分子,特别是这些分子所针对的几乎完全是在其他情况下也受歧视和迫害的群体。不愿意管理、起诉和惩罚不受控制的分子可能是这些分子事实上是罪行一项危害人类罪政策的有用工具另一种迹象。(同上,第85段)。

E. 行为分类

36.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5条和《卢旺达问题国法庭规约》第3条列出下列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

- (a) 谋杀;
- (b) 灭绝;
- (c) 奴役;
- (d) 驱逐出境;
- (e) 监禁;
- (f) 酷刑;
- (g) 强奸;
- (h) 基于政治、种族、宗教原因而进行迫害;

(i) 其他不人道行为。

37.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法草案》第18条规定：“

“危害人类罪是指有计划或大规模实行由某一政府或任何组织或团体唆使或指挥的任何下列行为：

“ (a) 谋杀；

“ (b) 灭绝；

“ (c) 酷刑；

“ (d) 奴役；

“ (e) 基于政治、种族、宗教原因而进行迫害；

“ (f) 基于种族、族裔或宗教原因进行侵犯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致使全体居民中的一部分处于严重不利地位的体制化歧视；

“ (g) 任意驱逐出境或强迫转移人口；

“ (h) 法外拘禁；

“ (i) 迫使人员失踪；

“ (j) 强奸、逼良为娼和其他形式的性虐待；

“ (k) 截肢和严重伤害身体等严重损害身体或精神完整、健康或人性尊严的其他不人道行为。”

38. 因此，危害人类罪的明确概念和定义已经确立，其原则是具有对所有人都适用的特性并构成普遍公认的国际习惯法原则，具有绝对法律效力-绝对法。

39. 当犯这些罪行的事实确立时，如果政府本身应对犯法负责，或者无法对犯下这些罪行的领土行使管辖，则应该设立国际法庭对犯下罪行的人起诉。

40. 政府的这一权利载于《种族灭绝公约》第六条：

“凡被诉犯灭绝种族罪或有第三条所列其他行为之一者。应交由行为发生

*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1/10和Corr.1)，第三章，D.1节。

地国家的主管法院,或缔约国假手接受其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审理之。”

“根据第八条授权任何缔约国得提请(报告的作者在底下划线强调)联合国的主管机关遵照联合国宪章,采取其认为适当的行动,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的行为或第三条所列任何其他行为”。无疑,这一权利应该交托在其领土境内打击灭绝种族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卢旺达政府要求决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见安全理事会第955(1994)号决议,第1段)”

F. 作为危害人类罪的“种族清洗”

41. 这一罪行虽然普遍属于民族和其他国内冲突,没有列入“危害人类罪”的清单中。然而公认的法律意见和司法惯例都认为有足够理由把“种族清洗”视为“危害人类罪”的一种形式。

42. 联合国专家委员会,已经审查了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罪行的性质,而认为“种族清洗”是:

“某一民族或宗教集团制定的意图明显的政策,目的在于用暴力和引起恐怖的手段将另一民族或宗教集团的平民从某些地理区域驱逐出去。这种现象多半都在误解的民族主义、历史造成的不满情绪和强烈报复心理下进行的。其目的看来是为了占领领土而驱逐被肃清的某一个集团或几个集团(S/1994/674,附件,第130段)。在以前的一项报告(S/25274,第56段)中,委员会认为,“种族清洗”是以谋杀、酷刑、任意逮捕和、拘留非法处决、强奸和性攻击、将平民监禁在贫民区、将平民人口强迫转移、赶离家园和驱逐出境、对平民和平民居住区故意进行军事攻击或威胁进行攻击以及对产业的疯狂破坏等方式进行的。”

4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数次指出:

“这些行为针对某一经查明的平民人口成员,设想为一个或更多民族或政治集团;行为的实施遵循同一模式;行为在政府层次筹划和组织。它们看来都具有相同的目的:允许设立“种族纯净的”地区并从而建立一个新国家。行为构成工具以执行“种族清洗政策”...审判分庭因此认为上述行为可以更适当地称

为一种危害人类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审判分庭，检察官诉拉多万·卡拉季奇和拉特科·姆拉迪奇，按照程序和证据规则第61条规则审核刑事起诉书，第90和91段，1996年7月11日）。”

44. 正如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808(1993)号决议第2段关于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报告(S/25704,第48段)指出：

“危害人类罪指非常严重的不人道行为，例如基于民族、政治、人种、种族或宗教原因在大规模或有计划的攻击平民中故意杀戮、酷刑或强奸。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中，这种不人道行为表现为所谓“种族清洗”和大规模有计划的强奸、和其他方式的性攻击，包括强迫卖淫。”

45. 人权委员会1996年4月23日第1996/71号决议第一节声明，委员会：

“1. 极其严厉地谴责，特别是在自封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当局控制下的地区在冲突中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所有行为，特别是大规模和有系统的侵权行为，包括系统的种族清洗、屠杀、失踪、酷刑、强奸、拘留、殴打、任意搜查、烧毁和掠夺家舍。炮轰居民地区、非法和武力驱逐以及旨在强迫个人离开其家园的其他暴力行为，并重申，策划、实施或批准这种行为的所有人将负有个人责任；

“2. 表示愤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内，可恶、蓄意和系统的强奸做法被用来作为一种战争武器，确认这种情况下的强奸构成战争罪…”

“3. 表示深切关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各地，有人采取行动破坏返回权利的原则，包括实行限制要求”社会拥有的“财产的权利的立法，无理地将人驱逐出家园，以及把流离失所者重新安置在根据1996年3月18日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应该保持6个月空房的家园里”。

46. 这并不是委员会谴责并列入国际罪行范围内其施行将引起国际刑事责任的行为的概括一切的清单。

47. 所有上述各点提供了充分理由断定“种族清洗”是一种危害人类罪，因此，应受国际法庭管辖。

三、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的最严重罪行

A. 灭绝种族的定义

48. 灭绝种族是危害人类的最严重罪行,这一点在目前看来没有置疑的余地。1945年8月8日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就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因此,灭绝种族被指明是危害人类罪,后来在有关的公约中如此反映。

49.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4条)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2条)和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17条)都分别为此种危害人类的可怕的残暴罪行作出了处理,因为此种罪行所表现的行为并非仅是有计划地大规模迫害“任何平民人口”及有意消灭他们的存在,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针对任何民族、族群和种族的群体。

50. 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缔约国注意到大会1946年12月11日第96(I)号决议宣称“灭绝种族为国际法下之一种犯罪行为,与联合国之...目的大相悖谬,为文明世界所不容”并确认灭绝种族“为国际法下之一种犯罪行为,并将防止并惩罚此种罪行”(第1条)在这点上,有必要密切注意“确认”一词:缔约国并没有创立先例,只是加以利用已经存在的犯罪概念,把普遍适用的习惯规范转换成传统规范。

51. 专家委员会强调(S/1994/674,第88段),该公约的目的是:“保证某些群体的生存,并确认和强调人道和道德原则。由于所涉及的权利,不进行灭绝种族的法律义务被确认为是普遍适用的。”

重要的是,《灭绝种族公约》第1条指出,“不论是在和平时期或战时,灭绝种族是一种国际法下的罪行。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因此,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例如和平时期、内乱、国际武装冲突或无论整体情况如何),灭绝种族都是一种应惩罚的国际罪行。”(同上,第91段)。

B. 被确认为灭绝种族罪行的行为

《灭绝种族公约》第2条指出：

52. “在本公约范围内，灭绝种族”指以下任何一种行国...：

“（a）危害群体的成员；

“（b）使群体的成员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或心理伤害；

“（c）有意地制造这样的条件，要使群体的所有人或部分人灭亡...”。

这些行为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把民族、族群、种族或宗教等群体的所有人或部分人灭亡”。

53. 因此，并不需要把整个群体毁灭才算“灭绝种族”，而专家委员会认为“部分”一词是指“把一个群体全部或部分地毁灭并不意味着必须把整个群体毁灭掉... 如果一个群体的领导们被害，并在此同时或之后，这个群体有比例较高的人被杀害或受到其他严重的迫害，例如大规模的驱逐出境或被迫逃难，...表现了“意图通过消灭其领导层来破坏社会的组织，再加上把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毁掉，也可以视为灭绝种族”（同上，第93和94段）。

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受害群体是否一个少数民族并不是一项条件，它很可能是一个为数很多的民族”（同上，第95段）。

C. 意图

54. 要全体或部分地摧毁一个指定团体的意图因素，使得大规模谋杀的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有资格称之为灭绝种族（同上，第97段）。这就是针对一些个人的意图，即针对集体的罪行，而不是针对这个群体的一个、两个或几个人，是要把整个群体摧毁的意图”。因此，必须有明确的目标——通过整体地消灭这个群体，或部分地消灭一个群体，然后强行把其余的人赶出指定的区域、地区或整个国家的办法，在一国把不想要的民族、族群、种族或宗教群体毁灭。

55.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充分认识到上述情况,强调:

“要进行灭绝种族罪行的意图无须明确地表达出来...此项意图可以从若干事实,例如引致可能是第四条所涵盖的行为的总的政治学说、或屡次发生的破坏性和歧视性行为来推断。此种意图也可以从破坏(或犯罪人自己认为破坏)这个群体的基础的行为推断出来--使此种行为本身没有列入第4 (2)条中,但只要其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行为就是了。”(起诉的审查,第94段)。

D. 种族清洗作为灭绝种族的一种形式

56. 在对前南斯拉夫领土上发生的罪行的性质进行了调查之后,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审判分庭裁定:

“用来实行“灭绝清洗”的若干方法看来表现出不良意图,例如大规模毁灭的后果。只因为属于某一个群体而被害的人数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着毁灭整个群体--至少是一部分--的意图。此外,用来达成“灭绝清洗”的一些方法的性质似乎突显了一点,即这些行为的目的是针对这个群体的根基,也就是人们所认为的根基。”

因此,这个审判分庭请检察官考虑把灭绝种族的定义,以包括...在拘留营以外地方犯下的其他罪行(“起诉”的审查,第95段)。

57.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福阿德·里亚德在审查了检察官提出的这项起诉之后,认为:

“上文所述的“种族清洗”政策的终极表现就是灭绝种族的特性。此外,在这点上,灭绝种族所特有的整体地或部分地灭绝民族、族群、种族或宗教群体的意图明显地可从“种族清洗”--主要就是大屠杀--的严重性中推断出来。因此,灭绝种族的指责的确是恰当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第N IT 95-18-I号案)检察官拉多万·卡拉季奇,拉特科·姆拉迪奇。起诉的审查。1995年1月16日)。

58. 其后于1996年5月16日,审判分庭在审查了检察官所提出的罪行的性质之后,将其按照以下种类分类:

“(a) 杀害一个群体或多个群体的成员;

“(b) 通过不人道地虐待、施加酷刑、强奸和递解出境等手段来使一个群体或多个群体的成员遭受严重的身心伤害;

“(c) 在拘留营中故意地制造一定的条件,并通过包围和轰炸城市和保护区等手段,目的是要整体或部分地毁灭一个群体。”

59. 审判分庭确认,在确定包括在种族清洗中的此种行为的性质时,必须了解此种行为的形态总的来说是否表现了灭绝种族的意图。

60. 联合国大会1992年12月18日第47/121号决议确认“灭绝清洗”是灭绝种族的一种形式,无疑同意上述结论。

61.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防止直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常常援引第47/121号决议。

62. 例如,防止直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其题为“惩罚灭绝种族罪”的第1993/8号决议中欢迎第47/121号决议。大会的这个决议宣称种族清洗是灭绝种族的一种形式,并敦促联合国会员国尽一切努力,依照国际公认的正当程序原则把在前南斯拉夫或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罪行的个人绳之以法。

63. 小组委员会在其题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人权局势”的第1995/89号决议中,强烈地谴责了具体的违反事件,这些事件大部分是与自封的塞尔维亚人当局有系统地在南斯拉夫进行“种族清洗”的政策有关。他们的种族清洗行动包括大屠杀、酷刑、掳人、强奸和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其他性虐待、在战场上用平民来做挡箭牌和排雷工具、任意处决、破坏房屋、宗教事物、文化和历史遗产、非法地强行驱赶、拘留、任意搜查和其他暴力行为。并大力重申,如果要达成持久的和平解决办法,改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人权状况,必须确认所有难民和因“种族清洗”而流离失所的人有权安全地和有尊严地回家,并宣布绝对不能把“种族清洗”的做法和后果

合法化。

64. 这些写法对于小组委员会和委员会以下的决议来说极为相关,特别是注意到灭绝种族罪在“种族清洗”此一概念中所涵盖的活动有时候近乎等于、有时候完全等同“灭绝种族行为”。

65. 委员会在其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中指出,其1992/S/2/1号决议呼吁所有国家考虑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行动在多大的程度上构成了灭绝种族,并注意到第47/121号决议,指出“种族清洗”此一令人发指的行为是灭绝种族的一种形式。

66. 人权委员会1995年3月8日第1995/89号决议也采取了同一态度。

67. 因此,“种族清洗”不仅是受国际法庭管辖的危害人类罪行,并且也构成了灭绝种族的一种形式。有鉴于此,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有关条文将适用。因此,可以这样说,“种族清洗”最严重的形式——即总的来说可作为危害人类罪和灭绝来处罚的行为——如果根据国际法是属于国际法庭管辖范围者,并且有关国家由于暂时失去对该区域的控制而无法惩罚搞“种族清洗——灭绝种族的个人,并呼吁国际大家庭给予援助。

四、对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境内格鲁吉亚人进行的种族 灭绝——以种族清洗的形式表现出的危害人类罪*

A. 作为分离主义者正式思想意识灭绝 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人口的罪恶企图

68. “在1990年至1992年期间,在阿布哈兹民族主义者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

* 分离主义者罪行的实况的汇编是根据这些罪行的15 000名证人和无辜受害者的证词,而且也根据格鲁吉亚检察官办公室在调查过程中所收集的大量照片和录相材料,并有上百卷。

中；在大学教室中；在研究所和学校里……，到处都在公众的意识里创造格鲁吉亚作为敌人的形象。这种敌人的形象是指任何格鲁吉亚人，包括隔壁的邻居。格鲁吉亚人被指责对阿布哈兹人民的所有问题负责……。据称，格鲁吉亚人掠夺所有东西并把一切据为己有。格鲁吉亚人喝阿布哈兹人的血。”(S. Chervonnaia, 阿布哈兹-1992年。The postcommunist vendee, 莫斯科, 1993年, 第82页)。

69. 学术分析文章中所载的想法, 作家和政治人物所发表的公开言论, 以及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组织的公众集会上使用的口号以及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存在期间对苏联当局和共产党组织的通信, 均表明要对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故意采取有预谋的暴行。需要指出, 在苏联时期, 他们已开始扰乱国际社会的视听, 当时, 苏联的报刊和广播媒体经常被用来传播反对格鲁吉亚的恶毒语言, 这种做法在1989年至1992年期间大为增加。

70. 抱有分离主义意识形态者已试图断言, 阿布哈兹从来不曾属于格鲁吉亚, 而且阿布哈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独立的。他们不断歪曲事实, 并坚持认为, 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1918年至1921年)首先占领阿布哈兹, 后来, 根据一项将阿布哈兹并入苏维埃格鲁吉亚的协议, 在1931年重新吞并阿布哈兹, 使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从自治的关系变成属于一个较大共和国的关系。

71. 不过, 根据A. Gogua的文章(Druzhiba Narodov, 1989年):

“他们首先消灭或杀害知识份子, 关闭阿布哈兹的学校, 从格鲁吉亚其他地区将20多万居民重新安置在阿布哈兹最好的土地上, 结果使部分当地人民同化, 因此, 他们使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受到冲击, 使自治变成只是虚假的伪装”。

G. Tarba和B. Guruli以及B. Sagaria都提出相同的看法, 只是他们的说法分别在数字上有区别, 前者为10万人, 后者为6万人。

72. 这是非常容易制造健忘症的例子, 他们忘记了在统一的格鲁吉亚王国(第11至第15世纪)期间以及在随后分裂的年代里, 阿布哈兹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属于格鲁

吉亚国。这种健忘症掩盖了以下的事实，即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人民多少个世纪以来始终共同生活在一起，阿布哈兹领土有许多考古学和建筑学方面的证据，包含有能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格鲁吉亚铭文，均可证明该事实。多少世纪以来，阿布哈兹在政治、民主和教会方面所选择的语言一直是格鲁吉亚文。即使当阿布哈兹当局要求保护而向俄罗斯皇帝递交的一封信也是采用格鲁吉亚文。

73. 当谴责格鲁吉亚人强行减少阿布哈兹人民使其成为少数民族时，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掩盖了以下这一事实，即到19世纪末时，俄罗斯帝国迫使成千上万名阿布哈兹人流放，该过程被广泛称作Mahajir运动。它是惩罚阿布哈兹在高加索战争中与北高加索民族的合作。这足以粉碎阿布哈兹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友好关系的神话。

74. 无法否认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格鲁吉亚人属于该区域的绝大多数。在九十三年(从1896年至1989年)期间，他们的人数只增加7倍，而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数量却分别增加65.5倍和67.7倍。

75.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2年冲突结束后，出版了载有驻在阿布哈兹的所有格鲁吉亚人家庭的姓名和地址的参考书，事实上，该书被进一步用来作为加速消灭格鲁吉亚人的某种指南。

76. 非常严重的是，所有出版物都使用了“用灭绝种族的办法对付灭绝种族”的主题。

B. 在武装冲突(1992年8月14日)之前阿布哈兹人的 政治、公民、社会及文化权利

77. 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即为国家实体。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机构是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宪章所确定的边界范围内的最高权力机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宪章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自治共和国的唯一基本法，该法律宣称阿布哈兹文为正式语言之一。

78. 虽然在该区域的所有人口里，格鲁吉亚人占47%以上，其它非阿布哈兹人为

35%，阿布哈兹人只略多于17%，但在阿布哈兹的每个理事机构里，阿布哈兹人占大多数席位；在最高苏维埃里，有57名阿布哈兹人、53名格鲁吉亚人和14名俄罗斯人；在城市和区域理事会里，阿布哈兹占三分之一的席位。在部长理事会和共产党市政委员会的人员中，半数以上为阿布哈兹人。在十二名部长中，有八名为阿布哈兹人。全国委员会的八个主席中，有五名为阿布哈兹人。在八个城市和区域检察官中，有五名为阿布哈兹人。

79. 到1990年，阿布哈兹人广泛担任格鲁吉亚政府和政党组织的职位。此外，在1991年，分离主义者通过讹诈和恫吓，通过了一项法律，将65个议会席位中的28个给予阿布哈兹人，格鲁吉亚人为26席，其余的人口只占11席。

80. 在人均拥有本民族语言的书籍数量方面，阿布哈兹属于苏联的第一位。到1970年，北高加索地区其他自治共和国的所有学校均专门用俄文教学，而在阿布哈兹，仍有25所学校用阿布哈兹文教学，另外有许多学校是用俄文/阿布哈兹文混合教学。直到最近，仍对4 000多名学生用阿布哈兹文教学，在苏呼米的阿布哈兹大学也用阿布哈兹文教学。

81. 阿布哈兹文的全国电视台、电台、专用剧场、民族歌舞团、Cappella剧团以及许多其他艺术团体均由国家补贴。

82. 除格鲁吉亚科学院的阿布哈兹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所外，该自治共和国约有20个科学研究所，共有5 000千名科学家，其中有500名博士和攻读博士学位者。

83. 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一个组成部分的事实，不但在苏联存在及其瓦解的过程中未引起怀疑，而且对独联体的创始人和国际社会来说也未引起怀疑。根据阿拉木图协定(1991年12月21日，A/47/60，附件二)，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在本国境内的主权重新得到确认，包括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

84. 1992年7月31日，联合国允许格鲁吉亚成为其会员国，这确认了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然而，这没有阻止分离主义者的行动，他们长久以来一直等待适当的时机，想要实施其挑衅性计划。为此，他们故意曲解民族自决权利。

85. 众所周知，现代国际法规定，如果主权和独立国家遵守各民族平等和自决的

原则,因而拥有一个代表无区分地属于领土内的全体人民的政府,则禁止行使自决权,以捍卫这些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1993年7月12日,A/CONF/157/23,第一节,第2段)。

C. 为实施“没有格鲁吉亚人的阿布哈兹”计划
所做的法律和军事准备

86. 俄国反动势力利用苏联不可避免会解体的机会,呼吁分离主义者破坏前苏联各共和国为建立民主和主权国家所做的努力。因此,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开始将思想意识转变成所谓“合法的行为”。他们废除阿布哈兹领土上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法律,并逐项通过违反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宪法的法律。

87. 1990年8月25日,阿布哈兹自治最高苏维埃通过《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主权声明》,该声明实际上等于是从格鲁吉亚分离出来,并单方面违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宪法》。根据该声明,“在阿布哈兹自治最高苏维埃里,给予该共和国名称的这个民族的宪法优势能得到保障。”

88. 制造阴谋者显然在1990年8月26日提出的“关于阿布哈兹国法律保障的法令”中,暴露了分离主义者的目标。1991年8月27日,分离主义者通过讹诈的手段对“关于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法”做一些修改。由于这项法律,阿布哈兹人人为地在最高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席位,因此废除了该自治共和国中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格鲁吉亚人的权利。

89. 在1991年至1992年期间,在违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情况下,通过了若干法规和法令,减少格鲁吉亚的管辖权,并破坏其领土完整。这些法律涉及格鲁吉亚共和国境内金融和信贷条例、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家银行、银行和银行业务、关于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法律等。另外通过的立法包括关于建立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委员会和共和国之间关系委员会、海关业务、由阿布哈兹人组成的国民军、高加索山区人民联盟的“Aidgilara”阿布哈兹营、转移对检察官、军队和内政部民兵的管

籍权、保安组织、国家财产和私营化委员会等的法令。不幸的是，格鲁吉亚当局对于这种在法律方面的“颠覆行为”所做反应既不及时也不充分。此外，在1992年7月，分离主义者无视《宪法》的基本准则，并违背议会中格鲁吉亚议员的意愿，以简单多数票废除了1978年所制订的《阿布哈兹宪法》，“恢复”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25年制订的所谓《宪法》。根据专家的意见，1925年的所谓《宪法》从来就没有生效。为了“和平地”改变，并自动增加阿布哈兹人口，分离主义者通过了具有歧视性的法律，如《关于在阿布哈兹境内的人口进行登记的限制》，后来又通过《关于改变姓氏和国籍的法令》，这几乎禁止任何非阿布哈兹人居住在该区域。这些法令并不适用于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能够声称自己为阿布哈兹的外国人。对于外国人给予居留权和进行登记的工作是以非常简单和保密的方式进行。

90. 仅在1992年3月，在苏呼米、奥恰姆奇雷和其他地区，他们给予来自若干外国的一百名人永久居留权。这种非法登记的作法继续扩大。分离主义者给予雇佣军永久居留权以及在阿布哈兹进行掠夺的无限自由。

91.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以及远东地区，其中一些地方当局鼓励和支持具有侵略性的分离主义观念。在俄罗斯联邦的北高加索一些共和国中，尤其是在车臣共和国，他们设立了招募“自愿军”的中心。因此，阿布哈兹成为庇护最坏的歹徒和杀人犯的地方。

92. 山地人民联盟在招聘和资助雇佣军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该联盟宣布格鲁吉亚及其首都第比利斯为颠覆区和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目标。已经确定，分离主义者的武装部队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为雇佣军。

93. 阿尔津巴先生在一些发言中承诺要给予这些雇佣军“公民资格和家园”（1992年10月19日《消息报》）。在准备打战的过程中，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向部署在阿布哈兹的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腐败领导人廉价购买武器和重型大炮，而且得到了俄罗斯政治和军事机构中一些团体的支持。此外，俄罗斯部队的士兵和军官也参加了军事行动。

D. 武装冲突开始

94. “如果评估阿布哈兹方面煽动的狂热情绪,在我看来冲突的责任在于阿布哈兹方面,鉴于分离主义运动暴露的此种不容忍,如果事情不发生才更奇怪……。我自己几乎处于事件的中心,就我能够判断的情况而言,这些冲突是阿布哈兹方面预谋和煽动的……。冲突的本质并非如古达乌塔政权所称是为了剥夺地方当局的特权,而是采取有目的的军事行动,此类行动并非自发,而是准备充分,计划周密。在出现“热点”之前很久就考虑了该行动的设计、目标和手段(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主要情报部门情报站长Mikhail Demianov的目击记“不存在两种真相”,第比利斯,1996年,也记录在录像带上)。

95. 西格鲁吉亚的不稳定助长了这些行动。西格鲁吉亚前总统的支持者继续同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一起努力破坏民主政府,对公路和铁路交通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绑架格鲁吉亚政府成员,将他们作为人质关押在阿布哈兹。1992年年中,阿布哈兹领土上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及空中交通均停止运行,抢劫开往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客车和货车事件大幅度增加,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96. 在Gagra、Bzipi、Gantiadi、Gudauta、Dranda、Gali、Achigvara、Salkhino、Sukhumi、Ochamchire、Ingiri、Zugdidi铁路车站和其他车站,分离主义准军事部队发动了多次袭击,抢夺了运往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1923车皮货物,总值110亿卢布(按当时卢布汇率)。仅1992年上半年,就有1142起攻击和爆炸刑事案件。

97. 为了在共和国的合法国家结构中制造混乱、无政府状态和动乱,恐怖主义分子和破坏团伙有计划地威胁阿布哈兹官员和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侵犯他们的人权。

98. 1992年夏发生了两起格鲁吉亚官员(A.Kavsadze和R.Gventsadze)被绑架到阿布哈兹的事件。同时在格鲁吉亚西部发生了蓄意杀害格鲁吉亚官员Kandid Gogua的事件。这些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99. 因此,必须从1992年2月撤出部队的地方再次向阿布哈兹派遣部队,在该区域驻扎一个月,以恢复秩序。总之,政府无疑有权在国家领土的任何地方,包括自治领土驻扎部队。

100. 正如谢瓦尔德纳泽总统1992年8月10日在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所说:

“在一、二个月时间里,安全和运输货物将完全由国防部负责。在任何情况下火车都必须护送,必须在Leselidze和Samtredia之间设立两三个营地,确保根据长期安排替换执行护送任务的警卫。应当在Leselidze设立一个营地。应当仔细挑选人员。任何人员不应进入城镇和村庄。当地民兵将维持城镇和村庄的秩序。如有必要将从中央派遣增援部队,在有些地方似乎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如果人民要求,可从中央派遣增援民兵部队。

“我想强调指出,在城镇和村庄以及集中点,将不动用部队,并且部队也不同人民接触。将加强保护同铁路运输有关的桥梁、铁路桥和基础设施……”

101. 国务委员会1992年8月10日的法令宣布处于紧急状态,该法令将由国防部和内政部的部队以及共和国铁道部部队执行。国务委员会要求这些机构的首长不得向城镇和村庄部署部队和装备。

102. 显然,格鲁吉亚当局无意对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采取军事行动。分离主义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声称发生了“侵略和占领”,这是没有根据的,是伪造事实。

103. 应当指出,当时的格鲁吉亚国防部长Tengiz Kitovani先生接到指示,要他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协调部队的部署和行动,而后者事先就获得了关于部队部署的通知。情况似乎是,T.Kitovani先生没有执行指示,因此使分离主义者有借口进行挑衅并追求咄咄逼人的目标。

104. 1992年8月14日,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向格鲁吉亚部队开火,打死打伤若干格鲁吉亚部队人员。检查官办公室在其调查档案中掌握了同该事实有关的不可辩驳的录象证据。

E. 行为的系统性和广泛性

105. “格鲁吉亚人再也不能在此生活,在阿布哈兹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分离主义领导人认为,只要他们有系统和大规模地消灭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口,并通过血腥恐怖和强迫驱逐的方式将其余的格鲁吉亚人从该区域赶走,他们就能够实现这一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目标。

106. “无论看起来可能多么荒谬,该问题(挑起冲突)的动机同族裔有关,这就是古达乌塔极端主义分子首脑们最关注的问题--对自己的区域进行种族清洗。我们并不仅仅是谈论驱逐和强迫迁移格鲁吉亚人,而是关于无论怎么算都构成人口多数的格鲁吉亚人采取灭绝手段”见上引 M.Demianov 目击记)。

这项政策已经在阿布哈兹分阶段执行:古达乌塔区--1992年8月14日至10月2日, Gagrh 区-1992年10月2日至1993年9月15日, Sukhumi、Ochamchire、Gali 和 Tkvarcheli 各区-9月16日至今。结果是,大约10 000平民被杀,超过200 000格鲁吉亚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分离主义者控制的不同地区犯下的这些行径几乎都是同一套做法。

107. 在清除格鲁吉亚人居住的地区之前,分离主义分子将阿布哈兹人口从该区域移走。按照计划,古达乌塔区是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的集中地点,以执行在阿布哈兹领土消灭所有格鲁吉亚人口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当包围 Tkvarcheli 的政府部队允许将人道主义救济运入该镇的时候,阿布哈兹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用俄国直升飞机专门将阿布哈兹人口运出,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只是在格鲁吉亚政府抗议之后,才在很少的地方将直升飞机分配给格鲁吉亚人和其他人。

108. 即使在从来没有受到军事行动影响的地区也执行了消灭格鲁吉亚人的行动。拥有100 000格鲁吉亚人口的 Gali 区就是这种情况,那里有1 000多名平民被杀害、遭到酷刑折磨、被活活烧死和被驱逐在外。数十名老人、儿童和妇女由于无法忍受崎岖山路上的艰难困苦而死亡。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仍然不得返回自己的家园,那些冒险返回 Gali 区的人则遭受迫害,并且常常被迫害致死。“格鲁吉亚人再也不

能在此生活,在阿布哈兹他们只有死路一条”这条口号在过去和现在就是这样被转化为现实。这条口号的提出者是曾经担任非法部队指挥官的V.Smir先生,现在他担任所谓的阿布哈兹共和国内政部副部长。

109. Gagra医院的一名护士Lali Maskharashvili作证:分离主义分子将一名格鲁吉亚女孩的尸体运往医院。她被锯成两段。这封用俄文写的信说:“不可能再将这名女孩重新接在一起。”

110. 分离主义分子命令Shota Mgeladze整夜裸体站在齐膝盖深的水里。一个民兵用刀切割他的左手,用杯子装他的血,并命令他喝自己的血。当S.Mgeladze拒绝的时候,该民兵挖苦地道歉说:“你不应该对我太严厉。我不仅要喝你的血,而且要喝每一个格鲁吉亚人的血。”然后他就喝了这杯血并且威胁说,如果格鲁吉亚人不开阿布哈兹领土,他们都要被消灭。

111. 有系统大规模地消灭格鲁吉亚人口是这场武装冲突的主要目标,绝不是冲突的附带影响。

F. 消灭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格鲁吉亚领导人 以及教育、保健和文化界的主要官员

112. 在1993年9月27日Sukhumi陷落之后不久,格鲁吉亚自治共和国部长理事会主席Jiuli Shartav遭到残酷折磨并被枪打死。他的政府大多数成员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包括首府的市长--G.Gabeskiria,阿布哈兹地方警察局长--Rapava,加格拉市副市长--M.Gincharadze,和其他主要官员和工作人员。

113. 分离主义分子屠杀了100多名艺术家,其中有许多是妇女,她们被折磨致死,包括:Nato Milorava(37岁),Gumista文化中心艺术主任,戏剧艺术家V.Ckheidze,T.zhvania,G. Gelovani和Sukhumi中心公园主任Y.Gelovani。

114. 分离主义分子杀害了8名以上的医生,多数是妇女:V.Kholbaya,T.Tsotoria,N.Shonia,A.Shelia,M.Beselia,和I.Tkhebuchava。以下医生在履行专业职责时被杀:Z.Danelia,G.Sichinava,R.Ispekcthian,G.Barkalaia,Sh.Gvazava等。在

Gulripshi, 医院的主任医师Sh. Jgamadze和他的同事P. Shichinava在家人的面前被枪杀。

115. 分离主义分子及其北高加索同谋屠杀了200多名教师,其中有60名妇女:V. Sigua, I. Gogokhia-Tchitanava, T. Dzandzva, E. Pilpani, L. Akubardia, T. Pachulia, G. Grdzeldze等。

G. 大量屠杀和以残酷手段谋杀格鲁吉亚平民

1. 屠杀和谋杀

116. 除了屠杀格鲁吉亚平民外,还凌虐老年人、妇女和儿童。格鲁吉亚人民遭到大规模屠杀,那些幸存者则被大批驱离,首先是驱逐出Sukhumi和古达乌塔,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在当地集结他们的非法武装部队。在冲突的头几天,5 000名格鲁吉亚人被驱离Eshera、Likhni、Aradu、Akhalsopeli。其余的人遭到不同的暴力对待。在Akhalisopili,17人被射杀。一位名叫I. Grdzeldze的70岁老翁当众被乱刀杀戮,还把他的心藏挖出胸腔;A. Maisuradze被斧头砍成碎块;65岁的N. Kvabzianidze被拴在拖拉机上,被凌虐致死。

117. Gagra陷落后,分离主义匪徒开始大屠杀、劫掠和凌虐城内居民。

118.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10月5日在Daba,名叫Leselidze的50名格鲁吉亚平民遭到酷刑,并被吊在路牌柱上。分离主义者特别严刑拷打Gagra、Salkhino、Gantiadi、Lidzava、Alakhadze和Bzipi居民。根据N. Chaladze的证词,Gagra被占领后,阿布哈兹电视台宣布,阿布哈兹人及其雇佣兵将获偿那些被其谋杀格鲁吉亚人的住房。

119. T. Jincharadze说,1992年10月7日,他及其他格鲁吉亚人被迫收集Gagra街上的250具格鲁吉亚人尸体,这些尸体被装上四辆“Kamaz”车上,然后被抛入一个大坑中。据K. Sichinava所目击,城陷后,城内格鲁吉亚人被大批谋杀。在Dzveli Kindgi村,雇佣兵射杀72名格鲁吉亚居民,而在古尔里普西区域Ganakhleba村,阿布哈兹民兵处死了48名格鲁吉亚人。

120. 根据名叫L.Zoidze的Sukhumi居民的证词,一个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团伙把Pkhakadze全家杀光,砍下他们的头,把尸身钉在柱上,放火烧成灰烬。

121. 根据L.Makharashvili的证词:“分离主义者把一具格鲁吉亚女孩的尸首带到医院。她被锯成两半。留下的俄文条子说:‘不可能使这名女孩回复原样,因此,也不可能使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合在一起’”。

122. 根据G.Arzumanian在Akhdaba村所目击,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把平民的头砍下。大约60名格鲁吉亚妇女的颈项被套上轮胎,活活烧死。他们残忍地射杀每个儿童和年轻男子。那些幸存者被运至体育场,逐个被射杀。结果,在Akhdaba村,仅一天内总共就有大约400人被杀。

123. 1995年3月10日,阿布哈兹和其他民族的民兵在Sukhumi当局的命令下行动,深入Gumurishi、Zemo和Kvemo Bargebi、Otovaia及其他村落。他们劫掠格鲁吉亚家庭,并把所有有任何抵抗行动的人射杀。

124. 根据G.Badzagua在1995年3月12日的证词,武装团伙冲入Nabakevi村,拘捕了他的兄弟Jumber及其邻居M. Kvaratskhelia、D. Narmania、G Kharchilava和R. Cherkezia。他们把这些村民带至一处庄园,在该处Kharchilava和Cherkezia被谋杀。其他人被带至Kvemo Bargebi,他们在那里也被屠杀。

125. 分离主义者在Sukhumi文化公园和他处杀害了400多人。分离主义者轰炸了Sukhumi机场,那里每天都有上千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和其他国籍公民候机。分离主义者击落数架民航机。一些人成为这次暴虐攻击的受害人,其中有50余名妇孺。

126. 分离主义者在侵占Sukhumi后,杀害了100名格鲁吉亚老弱妇孺。

2. 以特别残酷手法杀害(酷刑、活活烧死)

127. 对格鲁吉亚平民的屠杀总是先施以酷刑和污辱。

128. 根据S. Dgebuadze的证词:在Kindgi和Tamish,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杀害了大批格鲁吉亚人,把尸体切块,挂在灯柱上,贴上“出售”格鲁吉亚人肉。

129. 根据O.Gobejishvili的证词:Gagre被侵占次日,大屠杀开始。分离主义者

甚至不放过孕妇。暴徒把孕妇的肚子剖开,然后践踏胎儿,分离主义者特别严刑拷打 Gagra、Salkhino、Gantiadi、Bichvinta、Lidzava、Alakhadze和Bzipi的人民。他们不分老人、妇女和无助的儿童,一律格杀。受害者包括:I. Kometiani、D. Kuchukhidze、N. Charkviani、S Bobokhidze和S Gvazava。分离主义者残忍地谋杀了下列人士:O. Bzhalava--在他的妻儿面前,B. Kutsia--在他的妻子眼前、V. Benidze--在他的女儿眼前、以及G. Glonti。分离主义者抓到一位名叫V. Samkharadze年龄65岁的教员,砍下他的头,把他的尸身丢在街上。他们不让他的家人埋葬死者。尸体被狗、猪撕成碎片。分离主义者也割下G. Pipia的耳鼻,然后杀死他。

130. 根据T. Barkalaia的证词:阿布哈兹人在他眼前杀害他的表亲T. Kvelidze,一名Lidzava的居民。最先他们割去他的鼻子、然后耳朵和一条腿,最后射杀他。他们以同样方式杀害了70岁的A. Simonishvili。分离主义者让S. Mgeladze裸身整夜站在及膝的水中。然后民兵之一用刀切断他的左手,装满一玻璃杯血,令他喝下自己的血。S. Mgeladze拒绝,这时这名民兵讥讽地道歉说,他不仅要喝他的血,还要喝每个格鲁吉亚人的血。然后他喝了血并威胁说,如果格鲁吉亚人不离开阿布哈兹领土,他们便将全体被消灭。

131. Eter Berulava的证词如下:“住在22 Komkavshiri Street的A. Davitaia被施酷刑,然后被杀,但在此之前,分离主义者先把他的房子烧毁。O. Beria和他的5名家人被极残酷地杀害,M Gakharia、A. Kvaratskhelia、V. Kalandia和许多其他人也遭同样方式杀害。”

132. 根据Roza Gabedava的证词,1993年9月27日,Sukhumi被侵占后,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和来自其他国家的雇佣兵攻击他们,她的丈夫Murman Todua和她的儿子Zurab连同他们的邻居及格鲁吉亚警察躲在附近一幢大楼内。民兵们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射死。Roza Gabedava不得不亲自挖坟地,把她的家人连同其他受害人一并埋葬在该处。

133. 在第12小学旁,一间啤酒屋前,喝醉的阿布哈兹人和其他民兵把遭屠杀的格

鲁吉亚人被砍下的头当游戏来玩,把头当球踢,并大声欢笑。

134. 另有两位名叫R. Shubladze和G. Kvashilava的Sukhumi居民被机枪射死。其后,分离主义者割下他们手腿上的肉,抛在地上。当惊恐万状的R. Shubladze的妻子质问他们,为什么作出这种残酷行为,他们答说,凡胆敢留在阿布哈兹的人都将遭到同样命运。

135. 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及其民兵对加利区域村民一再攻击。在Okumi村,65人被暴虐杀害,其中20人是妇女,在这些被谋杀的人中,包括90岁的Venera Antia、55岁的Neli Gargaia、81岁的Vara Gunia、67岁的Alma Latsuzbaia和56岁的Natela Shelia。

136. 在加利市内,128人被凌虐致死,其中20人是妇女。

137. 在Achigvara村,70人被射杀,其中17人是妇女。在Gudava,55人被害,其中14人是妇女。

138. 在Mziuri、Kvemo和Zemo Bargebi、Repi-Shesheleti、Otobaia、Nabakevi和其他村落发生了同样的悲剧。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活活烧死无助的妇女,其中包括Z. Tsurtsunia、V. Chargazia、C. Chaava、S. Djologua、K. Gangia、T. Kvachabia、R. Zamtaria、V. Tarbaia和其他人。

H. 集体强奸,包括强奸儿童

139. Gagra疗养所所长A. Baramia的家人遭到阿布哈兹分离主席者及其雇佣兵的攻击,他的妻子和女儿Tsitsia被强奸。其后,凌虐他们,然后射杀A. Baramia本人和所有他的顾客。

140. 根据N. Bagashvili (Ochamchire区域)的证词,阿布哈兹侵占他们的村庄,抓走大部分居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公然强奸了25名年龄12至16岁的女孩。这种对无助儿童集体施以性暴力的行动继续了整整一周。这些分离主义者强奸了女孩后,还把她们的乳头割下。根据V. Gurchiani的证词,阿布哈兹分离主席者在Varcha村(古尔里普西区域)系统化地强奸妇女和儿童。在Akhaldaba村(Ochamchire

区域),分离主义者强奸了R. Chakvetadzes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以及R. Sanaia的13岁女孩,然后把她的全家人杀死。根据I. Pruidze的证词,民兵们强奸了L. Goletiani、M. Kurashvili、Zh. Kukhalashvili的11岁女儿,并放火烧死她们。

141. 根据G. Arzumanian的证词,阿布哈兹民兵在侵占Akhalidaba村后,强奸了妇女以及几乎每个6岁以上的儿童。在Ochamchire区域,分离主义者对Poletaev姐妹集体施以性暴力,然后把她们射杀。

142. 根据名叫B. Gulua目击者的证词,阿布哈兹民兵在Kochara村在她丈夫面前,强奸了名叫Gogua的女子,并把他们杀死。

I. 强迫驱逐格鲁吉亚人民

143. 在1993年7月27日签署协定后,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及其雇佣兵对格鲁吉亚平民加紧实际的和心理的压迫。在Bzipi,他们取走格鲁吉亚公民的护照,未征得许可,把他们的名字从居民名单上划掉。居民们受到死亡威胁被迫签署文件,证实他们是志愿离开的。1993年8月9日,分离主义者把格鲁吉亚人带到附近的一个俄罗斯联邦机场,在否则将被消灭的威胁下,被迫签署文件,被强制离开家园。仅在Bzipi就以这种方式把250个家庭,亦即3 000人驱离。Bzipi的居民K. Kikviladze及其12岁的女儿只因拒绝离开自己的家而被枪杀。分离主义者为了同样的理由又枪杀了其他人。

144. 在Gantiadi、Leselidze村及其他地区发现无数强迫驱逐老百姓的事实。根据D. Omanidze的证词,她的家庭和Pitsunda的一些其他格鲁吉亚人家庭被迫签署文件,被强制离开家园,并被驱离阿布哈兹。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145. 根据名叫N. Nikoladze、A. Kakachia、T. Gulua和古尔里普西区域的其他平民提供的证据,证实了相同的事实。

146. 现已确定,共有17 000名Gagra格鲁吉亚国籍居民离开原籍地,由于杀戮、威胁和强迫驱逐等理由而流亡在外。

J. 对医院、医务人员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社
旗号保护下的地点攻击

147. 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及其雇佣兵杀害了80余名医生,多数是妇女,其中包括V.Kholbaia、S. Tsitsoria、Ch. Shelia、O.Tkebuchava、M. Beselia和其他人。下列医生在执行职责时被杀害:Z. Danelia、G. Sichinava、G. Barkalaia、Sh. Gvazava和其他人。在古尔里普西,名叫Sh. Jgamadze的医院主任医生及其同僚共和国医院医生P. Sichinava在其家属面前被枪杀。调查已记录证实,在Sukhumi,分离主义者轰炸和炮击医院,造成财产损坏和人员伤亡。除了所有这些,在红十字会和红新月社旗号保护的地点也遭到炮击。

K. 摧毁与格鲁吉亚人的特征最重要的文化纪念碑和宗教纪念物

148. 证人Kharaisvili证明,分离主义分子在Gagra折磨并处死格鲁吉亚人的同时还没收财产。分裂主义分子喊叫说,在Gagra-Leselidze地区,每个格鲁吉亚人都将被杀掉,格鲁吉亚的书籍、纪念碑和房屋也将被烧毁。同样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及其雇佣军也烧毁了纪念碑、书籍和学校。

149. 在Sukhumi,分离主义分子烧毁了Sh. Rustaveli和A. Tsereteli纪念碑、“Apsni”、“Komkavshireli”、“Rustaveli”、“Sukhumi”电影院,第3和第4音乐学校。阿布哈兹国立博物馆被部分摧毁,Papaskiri共和国图书馆被烧成平地,格鲁吉亚诗人和作家的坟墓被破坏。Sukhumi地区,分离主义分子摧毁了文化宫和宗教图书馆。在Gulripshi地区被摧毁的有文化宫和格鲁吉亚作家协会、音乐学校和格鲁吉亚人修复的教堂。在Ochamchire地区被摧毁的有:电影院、地区图书馆、文化宫、Mokvi教堂和Ilori教堂的部分。在Gali地区被摧毁的有:文化宫、电影院、人种起源博物馆、Shesheleti村的I. Vekua学术博物馆和区域研究博物馆。在Gagra地区被摧毁的有:K. Gamsakhurdia和苏联英雄G. Kilasonia纪念碑、Bichvinta友谊博物馆。在Gudauta地区的Likhni村被摧毁的有:格鲁吉亚人在12世

纪修建的教堂,上面刻有格鲁吉亚语文。

150. 分离主义分子杀害了100多名艺术工作者,其中包括妇女。他们还杀害了Gumista剧院的艺术领导人V. Chkheidze、Sukhumi文化公园主任T. Zhvania、F. Gelovani和Rest I. Davitaia和其他人士。

L. 蓄意让格鲁吉亚人陷入实际将被整体摧毁或部分摧毁的生活状况

151. 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蓄意制造恶劣的状况,以图全部消灭阿布哈兹余下的格鲁吉亚平民,并威胁不让其返回家园。值得指出的是,在俄罗斯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冲突区之后,分离分子还在犯这种罪。1994年10月17日,在Gali地区,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及其雇佣军杀死了平民Terenti和Emzar Lemonjava,并焚烧他们的尸体。1995年3月,G. Kharchilava、R. Cherkezia、V. Injia、G. Lezhava、I. Tsikolia被杀害。还对格鲁吉亚平民进行有组织抢劫和袭击。

152. 事实已经确证,在冲突开始时,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完全封锁了主要由格鲁吉亚人居住的Gudanta地区的村庄,迫使村民与世隔离,剥夺他们任何谋生手段。

M. 把房屋连同居民炸为平地,烧成灰烬,以此彻底摧毁村镇

153. 分离主义分子摧毁并烧毁了成千上万所格鲁吉亚房屋,使得格鲁吉亚人失去了返回家园的机会和愿望。这种种族灭绝政策达到了难以料想的规模,尤其是在Gali地区。在那里,八万多名居民中,有97%为格鲁吉亚人。1993年9月29日,分离主义分子及其占领者入侵Gali地区,开始大量屠杀居民。

154. 自1994年2月以来,阿布哈兹分离分子不断袭击Gali地区的村庄,抢劫、杀害并恐吓当地居民。他们把数百座村庄夷为平地。他们还烧毁了6 800座数房、40所学校、35座住房和商店,偷走了25 000多头牲畜,抢掠了工厂,抢走贵重的进口设备,给该地区的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在Okumi村,格鲁吉亚平民710座楼房中有610座被摧毁,65人惨遭杀害,其中20人为老年妇女。在Achigvara村,有411座房屋被烧毁。70人被杀,其中有17人为妇女。在Gudava,429座房屋被烧毁。55人被杀害,其

中14人为妇女。

155. 年老体弱的的妇女在房子里被活活烧死,包括:Zh. Tsurtsunia、V. Chargazia、Ch. Chaava、Sh. Jelogu、G. Gangia、L. Kvachakhia、R. Zantaria、B. Malishava、V. Tarbaia和其他人。

156. 在Sukhumi,A. Davitaia在自己的房屋中被烧死。O. Beria及其五名家人也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

157. 几个月来,分离分子发射成千上万发炮弹轰击了Sukhum和Ochamchire。在Sukhum市,400名公民被炸死,分离主义分子通常在夜间人们熟睡时进行轰击。

N. 剥夺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权利,
并对敢于返回者肆意恐吓

158. 分离主义分子对格鲁吉亚人进行种族清洗 / 种族灭绝,大规模地减少了人口数目。他们一直在尽全力阻止流亡者返回家园。根据1994年4月4日格鲁吉亚、俄罗斯、难民专员办事处和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各派签署的四方协定以及其他协定,作为先决条件,流亡者应先行返回。

159. 因此,正式允许返回的确切人数是311人,这似乎十分可笑。按照这一速度,光是返回Gali地区的难民工作将被拖延200年,而阿布哈兹的所有难民若要返回家园,则将被拖延800年。

160.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关于阿布哈兹冲突的各项决议中要求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毫不拖延,或是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返回家园(见第1065(1996)、第1096(1997)号决议)。里斯本首脑会议(《宣言》第20段)也谴责这一行径(《宣言》第20段)。独联体国家首脑理事会也一再谴责不允许难民返回Gali地区的作法。不过,分离分子无视国际社会的要求,仍旧采取一贯政策,蓄意灭绝和恐吓敢于冒着这风险返回阿布哈兹的难民。

161. “阿布哈兹当局正继续开展暴力政策,进行种族清洗,阻止难民大规模返回Gali地区和阿布哈兹其他地区。其手段包括口头恐吓,任意进行短期监禁以及谋

杀。有些暴行是在Sukhum的指令下进行……”（欧安组织格鲁吉亚特派团和联合国驻第比利斯人员1995年4月19日至21日关于访问阿布哈兹控制的格鲁吉亚西部和Gali地区的《格鲁吉亚共和国Gali地区人权状况调查报告》（见E/CN.4/1996/146, 附件, 第16段））。

162. 应指出, 即使在俄罗斯武装部队组建的独联体维持和平部队进入冲突区之后, 仍有1 300多名平民特别是老年、妇女和儿童在Gali地区被杀害, 6 000所房屋被烧毁。

163. 但谁也阻挡不了濒临绝望的人民, 他们冒着风险返回家园。已有30 000多名居民返回, 其中一些人受到恐吓, 常常到处流离, 以避免惩罚性行动。这些行动是要报复游击队的恐怖行动。法西斯匪徒也采取同样的行动。

164. 事实仍旧是, 尽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声明无法接受强迫改变格鲁吉亚的人口状况(第1065(1996)号和第1096(1997)号决议), 但分离主义分子仍旧动用一切手段, 阻止阿布哈兹的人口组成状况恢复正常。

五、结论和建议

165. 对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分子针对格鲁吉亚民主政府发动的武装冲突(1992年8月14日)开始之前、军事行动期间(1992年8月至1993年9月)、以及停火和非法武装部队(包括成千上万名雇佣军)掌握局势之后整个阿布哈兹境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 结果表明:

(a) 分离主义分子一直开展“种族清洗”政策, 对以前占人口45.76%即244 872人的格鲁吉亚人进行种族灭绝。

(b) 这些罪行已经蓄谋数年。阿布哈兹官方和非官方新闻界、政界人士以及学者一直向青年人灌输对“格鲁吉亚占领者”的仇恨, 并宣扬阿布哈兹有朝一日将不存在一个格鲁吉亚人。

(c) 分离主义分子承认, 作为阿布哈兹多族裔人口中的一个少数群组(阿布哈兹人占17.73%, 即94 767人), 无法用“民主”方式从格鲁吉亚分离出去, 因此分离主义

分子从冲突一开始便灭绝格鲁吉亚人口。

166. 对格鲁吉亚平民人口进行蓄谋已久的种族灭绝,这得到了煽动者和共谋者的积极协助,其中包括成千上万名外国雇佣军。他们的人数超过阿布哈兹军队人数的两倍。种族灭绝的形式有大规模屠杀人民、酷刑、放火、绞死、强奸、有计划地轰炸居民区,摧毁医院、城乡。标明阿布哈兹一直是格鲁吉亚历史一部分的格鲁吉亚文化古迹也被摧毁。针对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人口广泛施行的迫害还不只是这些。

167. 因此,法西斯的口号和蓄谋已久的政策“没有格鲁吉亚人的阿布哈兹”已成为现实。

168. 这一政策仍在继续进行,200 000万以上格鲁吉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仍不允许返回家园。敢于返回家园的自愿者遭到残酷迫害。

169. 联合国、欧安组织、独联体和欧洲议会)各国构成的国际社会谴责大规模屠杀和强迫驱逐在阿布哈兹占人口多数的格鲁吉亚人口这一“种族清洗”政策,声明不接受拒绝格鲁吉亚人返回阿布哈兹以及强迫改变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人口组成的做法。

170. 格鲁吉亚国家检查官办公厅已经完成阿布哈兹境内罪行的调查工作,认为这些罪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尤其是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这些罪行属于一个国际法庭的管辖范围。

171. 然而,出现这些罪行的阿布哈兹仍旧由分离主义分子控制,格鲁吉亚国家检查官办公厅无法采取所有必要的法律措施,无法拘留犯罪人员并绳之以法。

172. 国际社会有责任协助格鲁吉亚有关当局,把犯有最残暴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这一危害人类罪者绳之以法。

173. 联合国有关机关应向格鲁吉亚派遣专家特派团,评估格鲁吉亚的控诉是否确实。

174. 当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口遭到“种族清洗”--种族灭绝的事实在国际上确认之后,联合国应开始工作,以便根据国际正当程序原则将上述犯罪者绳之以法。

附录一

1992-1997年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人口状况

1. 根据资料,1992年1月1日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人口为535 061人,1997年1月1日为145 986人。因此阿布哈兹人口减少了72.7%,即388 075人,或降低3.67倍。

2. 应当指出,所有族裔群组的人口都有所减少,但减少最多的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口。如果说,1992年1月1日各族裔群组的数目为244 872,即整个人口的45.76%,到1997年同期,这一数字为43 442,即目前人口的29.76%。初步一看,这一百分比十分突出,但是若参考阿布哈兹整个人口数目的减少,格鲁吉亚人的实际人数减少到201 430人,即减少了82.2%,或降低5.64倍。

3. 必须指出,格鲁吉亚人口占Gali地区的绝大多数。因分离政权一贯采取惩罚行动,该地区的人口数目一直不稳定,并有减少的趋势。

4. 在1992年1月1日,阿布哈兹人共94 767名,人口的17.73%。在1997年的同一日,阿布哈兹人减少到53 993人,即目前整个人口的36.98%。

5. 尽管阿布哈兹人所占比例同前一时期相比增加一倍,但他们的人数减少到40 774人。格鲁吉亚人口减少的原因是种族清洗和强迫驱离,而阿布哈兹人口减少的原因是人们纷纷逃离目前阿布哈兹的政治经济动乱,难以承受的生活水准和犯罪情况。必须指出,绝大部分阿布哈兹人是在冲突开始时离开的,因为他们不想参加战争和流血。目前他们并没有返回家园,因为害怕分离主义分子的迫害。

6. 俄罗斯人、亚美尼亚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同样的忧虑。

7. 目前,因所谓的阿布哈兹军队强行征收青年入伍,造成大规模人口移徙,显然进一步减少了整个阿布哈兹的人口。

8. 地图明确标出了阿布哈兹所有地区的人口变化情况(见附录二和三)。

9. Gulripshi地区值得注意,那里的格鲁吉亚人所占比例相对于逃亡一空的Kodori山区峡谷有所增加。

10. 关于Tkvarcheli地区,人口数目从5 086人减少到177人,格鲁吉亚人只占

15.0 4%。

11. 从以上数字可以明确看到阿布哈兹人口的有关变化。造成变化的原因是Ardzinba政权在被占领土内有组织有预谋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这一政策目前仍以格鲁吉亚人口为主要目标。

附录二

1992年1月1日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人口组成

	实际人数	百分比
阿布哈兹人	94 767	17.73
格鲁吉亚人	244 872	45.76
俄罗斯人	76 413	14.28
亚美尼亚人	78 041	14.58
其他	40 968	7.65
共计	535 061	100.00



